

[名著百部]
MINGZHU BAI BU

中国现代文学

周作人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主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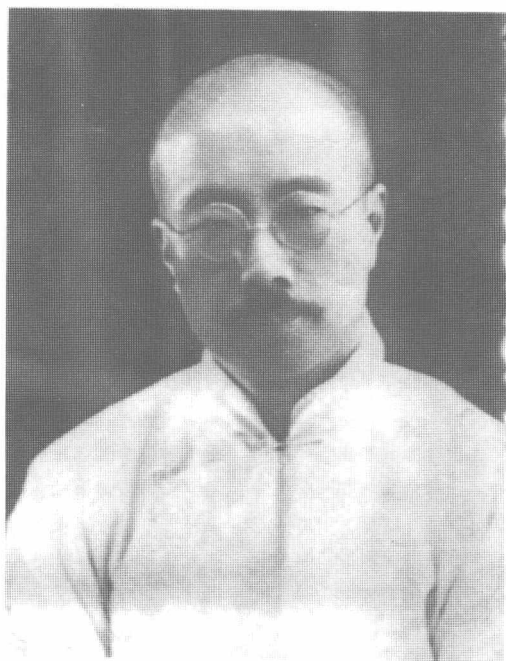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周作人

偶作打油詩二首

雲室記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掛頭終日聽法鬼官下通年學坐
蛇老去步端玩骨董回未隨分種
胡麻寺人者向其中意上別來齊喫苦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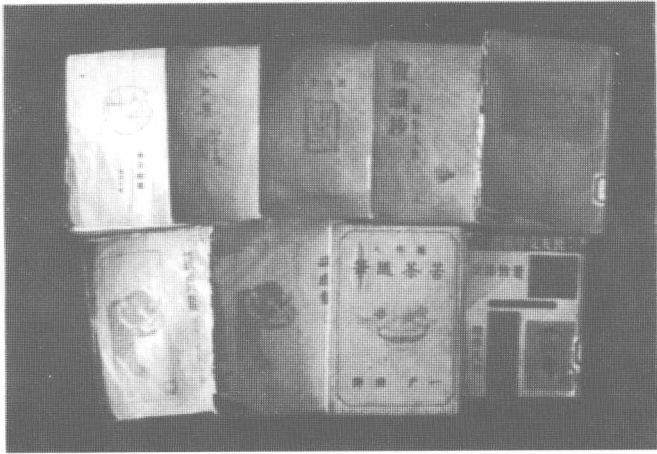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學袈裟
中丘寺裏趨官前神外道生涯洞裏蛇
籠裏低頭咬大蒜赤坊拍桌恰
芝麻飯後說鬼尊常事祇欠工夫
喫過茶

語堂道兄哂吹

苦茶庵



周作人手迹



周作人作品书影

目 录

散 文

- | | |
|---------------|------|
| 祖先崇拜····· | (3) |
| 思想革命····· | (5) |
| 前门遇马队记····· | (7) |
| 碰伤····· | (9) |
| 一个乡民的死····· | (11) |
| 卖汽水的人····· | (13) |
| 山中杂信····· | (16) |
| 资本主义的禁娼····· | (28) |
|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 (30) |
| 自己的园地····· | (34) |
| 文艺上的宽容····· | (36) |
| 沉沦····· | (39) |

情诗	(43)
《镜花缘》	(46)
《自己的园地》旧序	(49)
故乡的野菜	(52)
北京的茶食	(54)
沉默	(56)
生活之艺术	(59)
苦雨	(62)
苍蝇	(65)
若子的病	(68)
死之默想	(71)
喝茶	(74)
元旦试笔	(77)
上下身	(79)
鸟声	(81)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83)
乌篷船	(86)
教训之无用	(88)
诗的效用	(90)
《谈龙集》《谈虎集》自序	(93)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95)
上海气	(98)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00)
《雨天的书》自序一	(103)

《雨天的书》自序二	(104)
《燕知草》跋	(107)
三礼赞	(110)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119)
水里的东西	(123)
草木虫鱼小引	(127)
《枣》和《桥》的序	(130)
国庆日颂	(133)
闭户读书论	(136)
《苦茶随笔》小引	(139)
志摩纪念	(141)
《知堂文集》序	(145)
爆竹	(146)
杀奸	(148)
鬼怒川事件	(150)
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155)
重刊袁中郎集序	(157)
《蛙》的教训	(164)
《苦茶随笔》后记	(167)
日本的衣食住	(170)
关于英雄崇拜	(178)
自己的文章	(181)
结缘豆	(185)
赋得猫	(189)

苦口甘口	(198)
俞理初的诙谐	(203)
怀废名	(207)
两个鬼的文章	(212)
石板路 (二)	(217)
《杂拌儿》跋	(218)
《立春以前》(后记)	(220)

文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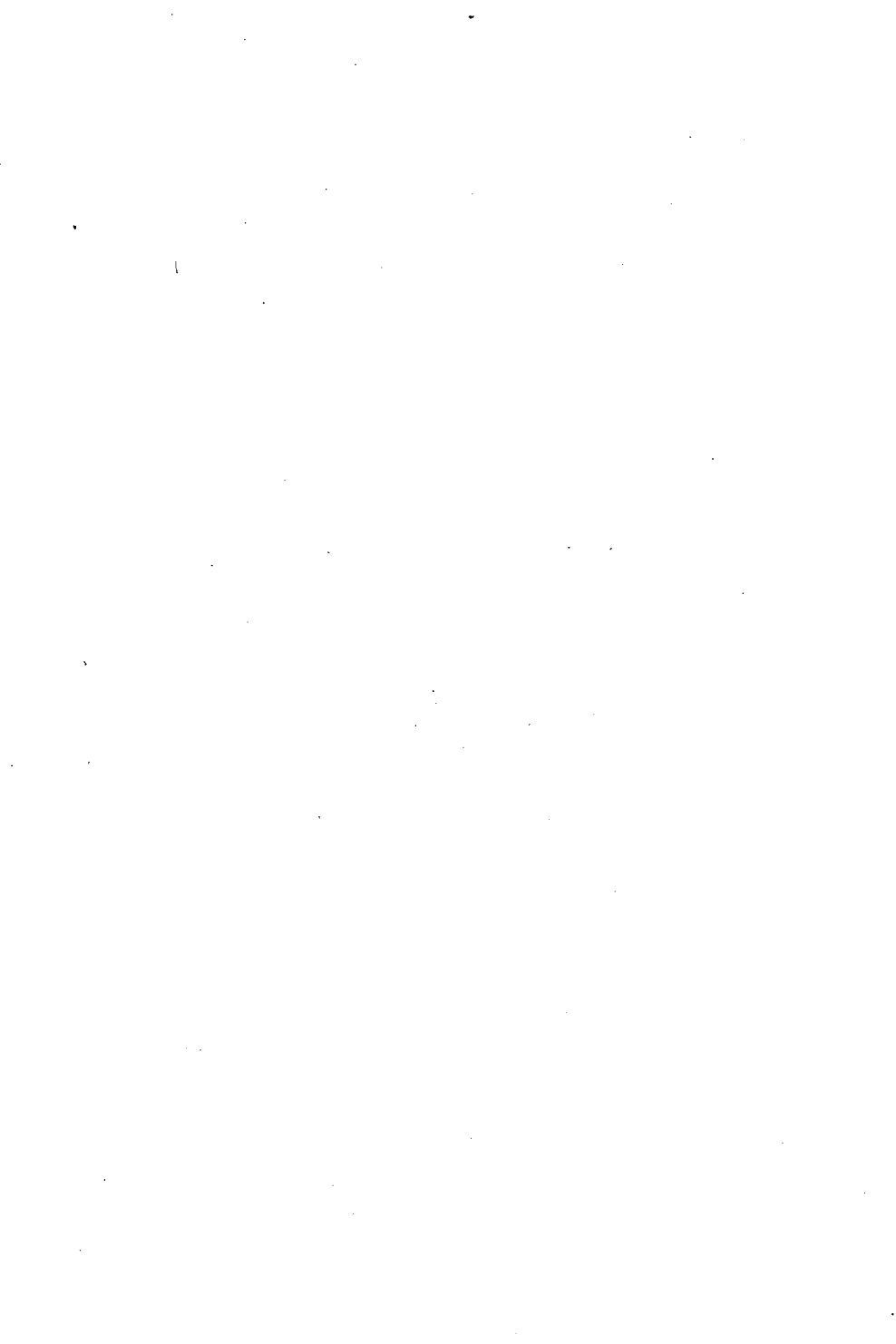
人的文学	(225)
平民文学	(233)
儿童的文学	(237)
个性的文学	(245)
美文	(247)
圣书与中国文学	(249)
日本近三十年小学之发达	(259)
贵族的与平民的	(273)
论八股文	(276)

诗歌

小河	(283)
两个扫雪的人	(286)
山居杂诗	(287)
饮酒	(288)
昼梦	(289)

周作人小传	(290)
周作人主要著作书目	(293)

散 文



祖先崇拜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处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堪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

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身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1919年3月

(原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

思想革命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乐观的事。

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它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它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己未孟春”，又象遗老。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癩发时，仍旧胡说乱道地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

革，又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①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②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话文，和一篇“非复辟”的古文并放在一处，我们说哪边好呢？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地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③，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1919年3月

（原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期）

① 《圣谕广训直解》：清内府官撰。

② 四六调：旧时文体名，骈文的一种。全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又称骈四偈六。桐城派，清代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形成一种流派，叫桐城派。

③ 黑幕：1916年10月《时事新报》辟“上海黑幕”专栏后，因其名逐渐风行的一种小说，代表作有《绘图中国黑幕大观》等。

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